

陳衆仲文集

五







陳象仲文集卷第八

記

趙氏祭田記

古之君子有圭田以蠲祭有宗法以聯族子孫歲時得相與追念其所從出者焉自夫田制宗法之皆廢也雖貴臣大家有私田以供粢盛而世遠族分能存田以祀其先者寡矣惟不知祀其先也則寢昧其身之所從出惟昧其所從出也則視其族人皆塗人矣嗚呼此後世人紀之所以解散而莫收也天台黃巖趙氏之族長與慶使其從子海監州知州孟貫致書

陳象仲集卷八

于陳旅曰吾祖宗正少卿諱子英宋南遷時為黃巖丞因家于邑之西橋有子六人諱伯淮伯沈伯洙伯澶伯澆伯灑皆以文學登臚仕至其孫太常丞諱師淵判宗諱師夏皆受業于朱子之門且締姻焉故趙氏能以禮世其家雖宗支蕃敷而必合族以祭凡執事皆子弟為之少長秩然周旋一庭之間如是者百有五十餘年趙氏之老人謀於廟曰中州之宗柘園墓化為墟草久矣自宗正來則不可無祀然世並遠族並分矣遠則易忘分則易携誨忘宜有其物乃以宗正所遺田百六十畝存之以為祭田族之長者主



之歲更擇子姓之愿而才者掌其出入而世以為常  
至元內附時宗正四世孫與栗以碩學雅德受知于  
我

世祖皇帝為翰林學士得請自宗正四世而下俱復  
其役遂欲以昔之祭田託薦紳記諸石庶後人知所  
以存田之意未及記而卒今又三十餘年矣與慶於  
學士為弟以齒序實主族事念前事不可以不竟子  
宜記之旅受書歎曰嗟乎故國之社屋矣西橋之宗  
猶有田以祀其先其人猶得不與編氓同役甚矣我  
世皇之優賢而學士之能亢其宗也凡在是族者盍

陳東仲集卷八

二

亦思曰祭以報本也有身則有祭初不繫乎田之有  
無况有田乎又况由承 恩祿得安然用其田之入  
以祭以燕於其私乎誠若是思之則掌茲田以祭者  
又何忍以其身為姦賊哉不是之思惟欲得利於已  
則隳成規啟弊端曾幾何時田且不存祭於何有而  
遠者日益忘分者日益携矣吾聞趙氏多賢子孫必  
無是也萬有一焉則上負 國恩中負禮宗下負來  
裔尚得謂之賢子孫乎

拙休堂記

嚴陵洪省吾外樸而內文篤志古人之學雅不樂榮



進錢塘學者迎致吳山下講授居數月亦不樂去將行與余言曰吾居淳安錦溪之上北有巖峯青峭若植筆然又有赤甲岫危瞰溪北下臨曾瀾岫中可坐廿人山石丹碧錯若織文前有素沙如雪可百畝許月夕汎舟登岸先皦奪目東則石山屹立水心竹樹森翳號小金山此錦溪山水之樂也吾於其間以耕以漁以讀吾書而遂老於斯矣蓋造物者賦我以拙不足以有為於世吾又安能違造物以闖然於有為者之涂故以拙休名堂子為吾記之余謂省吾殆若晉人所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者歟彼固不

能以拙自全省吾真用其言以保其身歟余嘗見緣高竿以銜伎者恃其便捷可僥幸得厚利遂為之不巳一旦手足失措忽若飄瓦赴地觀者皆失聲有遇之而嘆曰嗟乎巧之使人至是哉人不能用巧為巧所用不至於顛墜不已余以其言類知道進而問之曰有用巧之道乎曰用之以拙而不強用之也古之能大用其巧者無為而功成妙萬物而萬物不知也至於所不必用則亦不用而已矣世之人顧有以拙為巧而又強用之於所不必用之地是以敗者常相踵也夫巧者猶有所不必用而况拙乎余悲世之緣



高竿而不已者衆矣又善若人之言類省吾之所以名其堂者因述之以為記

致亭記

魯郡王致道先生因其字而名其亭曰致亭蓋取魯論所述子夏之言也致道使余記之屢辭弗獲乃言曰儒者之任甚重也道甚遠也而吾欲以眇然之身任其所甚重而必至其所甚遠者焉亦難矣是故君子之教人也必考前言以審其祈嚮求往行以迪其軌轍身吾車也載之不可不弘氣吾馬也策之不可以不力志吾御也持之不可以不敬夫如是則庶乎

陳良仲集卷八

曰

重與遠者之可至也易之文言傳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以剛健而致力於學亦奚重與遠之有哉致道蚤歲屏棄俗事聚書嶧山之幽晝誦而夜思蓋欲約群籍之浩然者而會通之亦良勤矣學成賓興遂擢進士第學者私相勗曰先生為學猶農夫之治穡事也今其獲矣吾不可不致力於學乎致道聞之曰吾之為學非欲致進士而止也周子不云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吾雖不敢妄意古人所造之地俛然日有孳孳不敢半途而自畫也是固致道所以名亭之意余又聞致道曩居嶧山實漢章賢讀書之所也因



為誦章氏之詩曰誰為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請書此以為記致道名思誠學行純正士林之望也累官翰苑其文又益著云

水月樓記

蘭溪州知州陳侯奕梅為余言曰吾祖南隱翁居戈陽梅山之下務樹德以貽後人先子黃岳府君又於其所作小屋環植梅數百著書其中名其屋曰梅間而吾又闢南隱翁之故址為屋如干楹奎章學士蜀郡虞公為書壽梅二字以顏吾堂搢紳先生又皆為歌詩焉然吾所居之前嘗鑿池十餘畝以大來山

泉靜深開舒魚鳥下上池西為樓池左右為亭樓前老梅數本花時明月來照水光乘之幽馥寒艷殆若化為清冰夫然後知梅花之有得於水與月也因取孤山林君復詩語名樓曰水月他日倦遊來歸將與客銜盃賦詩於其上聊以佚吾老也子為我記余曰妙矣乎陳侯之觀夫水與月也水得月則益清月得水則益明觀二者之相與徘徊乎空洞之野則又不若於其精神之會而觀之方諸非水也而水與焉夫遂非火也而火集焉梅花非水月也而水月之精神會焉陳侯為樓以觀夫二者之會天下之言觀者



孰有妙於此哉想其端居芳夕晤茲流水必又有契於其心之所會者矣昔之言先天者有天根月窟之喻有天心水面之詠而言梅花者則有具太極之旨陳侯其又有得於此者乎請以是為記

福州文殊禪寺記

福唐郡治之東南有寺曰文殊五代時閩王氏創始也當宋之季有強宗據之以作室寺遂廢既而強宗向衰若有物馮陵其中居者輒不寧因數易主而竟歸釋氏

國朝初置僧司嘗以是司署尋復遷毀至為榛蕪

之區至元甲午東谷禪師慧日慨然以起廢為已責遂度故址為寺法堂粗成而師老死元統甲戌師之弟子宗茂乃大捐私錢以完師志里之好善者徃徃翕悅仗助而於是構秘殿以居文佛樹長垣以周寶坊山門有嚴密廡咸秋又繕法堂制供器立伽藍神祠于寺之左而凡所宜有者以次具治黝堊丹漆侈然光新開士之良爰集爰處以祝景貺于國家而相與共講所傳者於此也宗茂通敏而夤愿數游京師公卿貴人多雅重者奎章閣大學士康里公世家名臣清慎不妄接物而書名又重當世為大書寺



額與之人以為榮宗茂謂余曰吾寺久廢而師與我復之非易也願為我記使後之委隨而無立者知所做厲而一時之勢力足以肆其豪奪者亦知其所為之不足恃也余曰昔之為此與奪而有此者自今觀之皆夢幻耳子之所為又有足恃者乎宗茂曰不然吾之所學常欲空諸所有則不空者常存世之人常欲有所無故終歸於無有而况空有兩無亦何有乎屢幻且吾方欲與吾徒講此於茲寺也濟無涯之淵而欲吾失其餘艸可乎余曰宗茂亦善辨因為述其言以為記

春風亭記

禮部侍郎趙郡蘇公伯修有別墅在真定城北之安豐里治其地為園植桃李數十本而築亭其中意倦游來歸則與里之賢者於焉夷猶覽春物以舒神情也徃歲

奎章學士蜀郡虞公嘗名之曰春風亭且為大書之今年旅會伯修于京師則又使旅為之記嘗聞古之君子知人身有同於天地而萬物之皆備於我也故常欲以其身橐籥乎天地之和雖或制於勢力之所不及而睥面盜背足以使人歆動嚮慕而善祥之心



興焉是故居人之鄉則其鄉大穰為人國則其國大治此世之所謂仁人而有志之士所以學至於是者也昔者孔子使門人言志曾皙有莫春浴沂風雩之對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程子謂其言有堯舜氣像旅嘗因程子之言而思之於變時雍與綏來動和同一機也體信以達順窮神以知化鼓萬物而萬物不自知其所自然也近世伊洛數君子其亦有志於此者乎邵子之學不見於施用佳時出游士大夫欣然耳其車音雖童兒僕隸亦莫不喜其至使以其學施用於世又何如耶程伯子所至而民化既去而

人思之以忠誠孚于人主而始終不疑極言新法之非便而爭者不怨朱公揆以春風言之可謂善言德行矣方宋盛時而二子居天下風土之中游從往來記風雲卉木以吟咏其所適何其藹然浴沂風雩之懷乎烏呼二子皆學堯舜孔子之道而然也世之學者莫不曰學堯舜孔子亦曾及此乎哉不及乎此不過得堯舜孔子之粗耳伯修清明而溫厚又善學以成其德人與之處不知和氣之熏蒸也今為春官小宗伯方為天子治禮樂翕宣陰陽以和神人又將入政府贊大化使仁風翔乎四表而後言歸故鄉與



瓊翁韓童燕休斯亭以同歌堯舜之言不亦盛歟

瓊溪堂記

古之君子其祀先也有廟其合族也有宗所以崇孝而廣愛也自夫後世之弗篤乎此也故雖世家子孫有漠焉於其所從出而曠焉於其所同生者矣至有家自為祭則唯其意之所欲祀人自為族則唯其勢之所未分况又於是有不逮者人紀一斁豈天下之細故哉有志之士以為先王之禮固未之能行苟可以迪天衷翊世教則寧過於厚而亟為之是亦制禮者之心也世有若人吾能勿與之乎冲真明遠玄靜

陳東仲集卷八

九

真人張公德隆造余而言曰廣信之資溪有山若大象然山陰雨瀑噴薄飛舞於青林丹崖之間流為兩川委折彌迤兩川所環有良田美池則吾張氏之居在焉吾當築堂川上名曰瓊溪雲漪挹堂清氣迴合蓋將於此祀吾先合吾族也願記諸石以示我後人按張氏起漢留侯魏太山太守岱自河南徙清河唐相文瓘之孫亦為杭州敕刺史因家于杭後遷徽之遷饒自饒分宅建昌宋初諱戩者從建昌來貴溪戩四世為緒緒生贈太中大夫貫貫子運登宣和政士第官至通奉大夫敷文閣待制累贈少師開府儀同



三司貴溪開國伯諸子弟皆通顯後又分遷番陽緒之季子適止居賢溪五世而生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諱留孫以清靜無為之道弼我世祖皇帝於寧壹海隅之日列聖咸用其言以出玄化其子九德貳江東宣慰積階大中大夫既而推思三世大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兩孫皆良二千石族之仕者視昔蓋彌衆矣適之長子曰适适二子宗伯行已暨其諸子皆學於陸文安先生宗伯四世為德隆則大宗師從子也其言曰自顯祖以來固吾之所祀者而張氏盛於今日繇大

宗師吾以從子繩嗣其道則又吾之所當祀者然大宗師實用老氏之教以興嘗請于

朝追贈祖師七人皆為真人始曰張思永四曰張聞詩皆吾族之遠尊而大宗師入道諱聞詩者復學將之凡若是者皆吾之所不得不祀者也吾族之會于斯堂以共思夫裕吾後亢吾宗者何可忘又思夫同出於吾祖之一身者何可不相戚也上而祀先下而合族精神氣血之感通有不在於斯乎余嘗觀於易之萃與渙矣萃聚也渙散也皆以廟言之何也蓋謂人心難一也鬼神難合莫也必於廟而後以攝持天



下之離散者矣故先王制禮公卿大夫士皆得立廟以祭以燕僮僮往來之恩莫不斂束於儼然肅然之時祭於是則祖考格矣燕於是則宗族睦矣傳曰禮猶酒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真人祀先合族雖不必盡準古禮寧過於厚以厲夫已薄之俗則又君子用禮之權也歟昔者孔子學禮於老子本乎常以通乎變槩見於戴氏之書老子固百世之禮師而禮無大於秩倫理者張氏世儒復有所受於文安先生其所為憂於流俗之為光氏者宜矣真人侍祠尚方歲時未歸薦常事于環溪之上小大咸集處

番陽者不遠亦來雕車文駟充溢里術明簪華黻煥暎軒所漆漆以祭衍衍以燕將不自知所祭者之既遠所燕者之已疏也里人叢然觀之孝愛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然則真人又匪直厚於一家而已也世有若人吾能勿與之乎

環翠樓記

豫章范孟德集賢直學士楊先生之世姪也其子良臣靜莊而嗜學先生以其弟之子妻之良臣從先生學于京師余數與語而知其世之務夫德也范氏居豐城東六十里諸山在其南寶林招雲在其東西



灌溪在其北而浮游之山峙焉孟德於所居之東為樓四楹以度書而使良臣居之良臣讀書之暇馮高望遠則層巒列岑拱會聯絡近則巨木崇竹參錯翳翳環樓而觀何其蒼然者之皆來也於是先生名其樓曰環翠且為大書之良臣又以先生之言來請記余告之曰先生亦欲子之益務夫德也珠生而岸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焉善候息耗者不求之於人而觀其屋宜門戶之潤澤也賢者亦何事於山川草木之觀哉而賢者之所居則山川為之明秀草木為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

矣然則樓曰環翠者其范氏務德之休徵乎昔御史中丞馬公伯庸與余言曰吾畫坐華陰縣廨山翠飛至几上其山有隱君子吾不得而見也余每憶其言則有愛塵之思焉他日過豫章之野望豐城諸山挹其飛翠而想見其隱於是者亦庶幾若人之高情哉

西巖書院記

巢湖周三百里湖北之山曰西巖其巔石筍高百尺山陰原麓衍迤左右隆起環向風氣深厚河南程氏居其中再世矣屋後有松萬章筍石迥出松上直檐中屋前大池繚以嘉植池前有田宜稻屋旁竹萬个



柳園蔬畦果林之區麗焉程氏之仕於  
朝者曰謙夫與余言曰士莫不欲仕也而吾惡乎士  
之徒仕也舊學荒落而事變之方來無窮恃荒落之  
學以應無窮之事變欲其能及物難矣吾於吾宅之  
左為堂四楹以聚書其地窈而與其址夷以固其材  
美而朴其戶牖適暄涼之宜吾出而仕退而休則與  
同志者溫燂故讀以考求前言往行之懿或者他日  
措諸行事之宜而弗謬也堂之後得亢爽之所為石  
亭西南面湖湖中孤山蔚然烟帆水鳥往來於空濛  
瀕洞之中吾讀書之暇則登斯亭臨曠野以觀夫天

地之大吾之滯焉者於是乎釋之狹焉者於是乎廓  
之而吾又思乎立志之難而持其志之尤難也志立  
於窮居之時而不奪於富貴利達蓋鮮矣顧亭側長  
松彌望因取范魯公質之詩名亭曰晚翠吾於居而  
學焉於游觀而傲焉則庶幾吾之所欲至者矣余在  
京師與謙夫雅厚同舟南歸見其讀名臣言行錄輒  
嘆曰善為政者孰非學之力哉謙夫蓋有志於及物  
者也余聞善仕者必善學為政不本於學術則斯民  
不被仁義之澤世之擅吏事者類知儒生為腐迂不  
足用儒生病其不與已也或既入官則凡孔孟之言



噤不出聲日與傳爰書者相狎習則引摯入要涂取  
高爵重祿以去不復計其及物者何如也謙夫由國  
子生繫京秩可與群有才者馳騫功名之路乃為書  
堂與鄉鄰子弟論學於人所不與之地非器識過人  
遠甚其能之乎昔者儒先往往既仕之後歸與其徒  
講道山林之間後人又即所為書院以企慕其風猷  
而有得焉謙夫誠篤志儒先之所為者將見淮南學  
者日興起於西巖之下矣謙夫屬余記之是為記

嘉興路儒學教授題名記

無錫強可仕行之之教授嘉興也以書來言曰江南

被

國家聲教六十又四年矣典教於此者多昔時名士  
而皆未之有記學中老人猶能歷歷言之失今不紀  
益久將無徵焉而吾方飭弊起墜唯日力之不遑也  
茲始追攷至元丙子以來得廿又四人勒其名貞石  
吾與來者得序書其後願記之以示儆也余惟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矣善為治者每使校官  
掌之以授多士蓋以為士者民之望也士習正則民  
俗微民俗微則世德厚世德厚則唐虞三代在是矣  
任教事者固為治之機寓焉况乎其來篋爾而去亦



何其不為吾道計也氏名邑里與其歲月既一一具列後之人其有考矣陸宣公郡之先哲也其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為此邦校官其亦味斯言哉其亦味斯言哉行之敦茂而有才用意學事吾將見其有成績也

崑山州崇福觀記

崇福觀者本崑山胥氏之宅也胥氏之曰舜舉者學黃帝老子之道又自念幸居太平之世食田而衣尋優游以無虞者上之貺也吾儕小人報貺何以惟以吾之所學者格諸神明以求致景福於

國家乎元貞元年乃改宅為觀殿堂門廡與凡室屋廣高中度像設神君仙人之屬身為道士事之又以田十頃有奇為觀田搃道教者因表其觀曰崇福以舜舉為之主者延祐五年舜舉卒其子曰處仁曰若弼者繼之泰定中有司以老佛氏之未異於民者民之胥氏去為民而觀日寢圯矣初文宗皇帝之龍潛金陵也嘗至郡之玄妙觀登治亭以覽其山川既臨御改玄妙觀為大元興永壽宮命縉雲趙嗣祺任主領宮事授教門真士玄明弘道虛一先生宣城陳寶琳為住持提點教門高士虛白先生嗣祺等遂大作



新宮雄麗甲江左四方以為榮觀元統二年處仁若  
弼與其弟斗孫起宗謀曰吾兄弟固不得主崇福而  
坐視其地可乎宜託才賢聞望之士治而起之苟先  
緒勿墜猶胥氏主之也乃皆曰願以崇福隸永壽為  
支院趙真士并洎誠宜事聞上為降璽書如所請  
亦俾寶琳共治之於是觀之弊者葺散者集而弘文  
之規立矣真士風神峻爽志廣而慮周自受知  
仁廟以來數奉詔代祠名山大川與諸所宜祀者  
領道宮凡數處其大者皆賜印視五品龍光燁然而  
嗣天師與大宗師張真君今大宗師吳公暨諸名公

陳象仲集卷八

十六

卿大夫士皆愛重之真君未嘗有侈盈之色蓋冲約  
勤力弗懈陳高士又輔成之故所治之宮無不如志  
胥氏可謂得其所託者矣夫是觀之作所以崇福於  
吾君也而福萃於

一人所以及天下也天下受福胥氏不與有乎崑丘  
在東海上果有羨門安期之徒乘雲氣往來於其間  
真士則設具謹候之曰蜚廉桂館不在故處今  
天子使我候公等於此矣

思敬堂記

敬之於人大矣吾以之事天吾身天理之所賦也敬



身則事天矣天理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吾忠君愛親而善於兄弟夫婦朋友則事天矣自屋漏以至于戶庭之外自吾身以及乎事物之衆無非天之所在則無一息之可以不敬也吾其可弛焉而不思乎夫敬者所以持吾心也世之人日以其心與世之得失利害相轉旋於無窮忽不自知為禽犢者亦何其不思之甚也不思而使人至為禽犢則思之於人亦大矣是故君子之於其心也靜而未思則敬以存之念慮之萌則敬以察之敬存則體信敬察則達順體信則禮立達順則樂作禮樂具於身而

天地萬物之情通焉吾將為若人於斯世也如之何勿思天目許廣大具瞻為余言曰我先人以思敬名堂又嘗以是為詩使廣大誦之廣大不敢忘也泰定二年先人即世其年堂厄於吳回越三年作新堂仍舊名元統元年廣大忝進士第遂有祿食粗樹立念先人不可復見子幸記吾堂務蚤莫視之庶緒言之未遠也余曰許氏善教子矣聖人教敬之言著諸方冊者蓋諄：焉學者類習見聞而弗思也思則敬在茲矣具瞻宦學四方常橐其父所示詩而時閱之父歿十五年堂非其舊猶屬余記所以名堂之意非思



之篤於敬者其能之乎古之能大為善於天下者未  
有不由孝親之心而充之具瞻得夫思敬之道其亦  
本於此哉

洞虛宮三元祠山殿記

無錫洞虛宮本梁大同間所創回斗山青玄觀也宋  
初徙置城中賜額曰洞虛觀我朝泰定元年改觀  
為宮蓋為國家建熙事之會所士民禱祭之靈區也  
初州之高士華君益謙既主宮事又兼治杭之宗陽  
西太乙宮以為洞虛則出家受業之地土田之入雖  
薄室屋衰壞不可以不葺乃數往來繕完之至順三

年秋有不戒於火者三元祠山之殿燬焉則又嘆曰  
茲其可以已乎夫穹然而覆於上者天也亢然而載  
於中者地也沛然而流於下愈遠而不可窮者皆水  
也是三者物莫能大之人生其間善惡之有紀功過  
之有考得不在其官乎將使人遠禍而趨福者其亦  
在於此矣若夫祠山大神則古所謂禦火蓄捍大患  
者天高矣地厚矣水深矣高則人莫得而至也厚與  
深則人莫得而入矣天神則能出入有無而通乎人  
所不能通者故旱乾水溢與凡陰陽之沴皆能為人  
斡回於沕漠之頃而銷弭之則三元與祠山之祠皆



不可以不作於是與宮之有職掌者曰安以道沈常德重德和張等經營之好善之家樂於仗助遂庀工度材作兩新殿至元再元之四年某月吉日告成壇堂邃嚴像設莊晬光靈威聖視昔有加州人來觀歆嚮畏飭之心生焉夫盈宇宙之內者皆鬼神也物之細者鬼神具焉况其大者與其精爽之赫然者乎然而人心者鬼神感應之機也以汎散之心茫然求之則不若為位貌以聚夫求之之心心之所聚鬼神之所在也華君於其所在以其法醮祭之亦必有其應矣蓋三辰順敷川澤率職風雨節寒暑時百物咸植

上之人無憂而有壽下之人皆無惡而有善蒙神之庥得相與安樂於太平之世此所以祝釐之意也世之務私其身者固不遑於他及其或脫去物累脩然而獨往者又皆有所不為求其能如華君之用心者亦鮮矣余於其徵記也故喜為書之宮舊有方丈之室自宋南渡以來尉假之以為署至於摧腐不可支也因撤去之且六十年矣今亦仍故址以為室云

慶元路儒學新修廟學記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鄙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謂學所以化民而成俗也故善為治者必建學以崇教



化而任風紀師帥之職者不敢不以是為已責也四  
明郡學唐開元中立貞元中宣聖廟立宋天禧中廟  
與學徙郡東北陬建炎中燬於兵而殿獨存宋在江  
左百五十載鴻生鉅臣蔚然出乎句章其弦誦之舍  
宜益完且美矣我

世祖皇帝既統壹海寓以孔子之道可以隆化基也  
乃興起學校登用儒雅天下翕然嚮風至元十九年  
慶元廟學災當時守臣務亟成室屋規制簡易二十  
八年始大營建至大二年更造大成殿皆部使者作  
興焉歷歲滋久昔之閎壯而炳絢者皆墮圯而黜闇

陳衷仲集卷八

二十

矣仍改至元之四年冬廉訪副使寧夏順昌公行郡  
部至郡首展謁廟下又環視師弟子舍歎曰是出風化  
之地也而衰敝若此今不葺責在我矣提管上饒張  
侯榮祖覽然曰是吾責也於是廉訪公屬候即圖之  
乃考學田之入徵宿逋縮浮費以充材物工傭之需  
屬同知燕齊候謙摠程督事齊侯展布心力先葺禮  
殿新聖容為壇構神棲而加慎焉四配十哲暨從祀  
諸子皆飾其容觀在殿上者為壇座在兩廡者施承  
塵顯印圭璋之儀黼黻文章之盛來觀者若見聖賢  
於洙泗之上低徊所不能去也先是尊經閣梁楹棟



椽皆朽蠹且壓倫堂亦墜漏不足蔽風雨矣至是悉以貞材代腐木以密瓦易疏覆以夷甃除壞階若殿門先賢祠八齋大小學庖庖莫不繕治又仍故址為守神之祠范金以補禮器之未備者明年秋教授金華王茲以書來請記竊惟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善天下者孔子則以之而善萬世也其理具於人心而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教具於六籍而謀於庠序行於邦國廟朝鄉鄰家庭之間人知講學則孔子之道明孔子之道明則唐虞三代將不在堯舜禹湯文武而在乎今之世矣為天下

下者不能使人皆從道也故既設校官教之又俾為師帥者教而率之任風紀者宣風化而飭厲之不以是道善其民是鄙其民不以是道善其身是不愛其身鄙民非仁不愛身非孝廉訪公與郡長貳以興學為已責為其民者蓋亦知所勸矣四明多碩學薦行之士而故家遺俗猶有存者父兄與吾子弟使究其所學者以有諸已黜澆習養厚德也魯人頌僖公能修泮宮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則化民成俗之事亦有望於泮宮之諸賢焉



海鹽州士韓允元等致書于旅曰昔吾州之為縣也  
宣聖廟在縣治之南縣東別有學今學麗于廟者前  
代之所并也學有田萬餘畝至元內附之初民乘間  
據有之利之歸於我者十無二三元貞元年縣陞州  
以學為州學設教授大德中教授丘世良等始復田  
延祐二年鄧文翁興教事田始盡復帑庾既實乃治  
宮室之壞者而新之今二十餘年田不加少歲不恒  
歉而費用弗充稱貸彌重深蠹積弊莫或弭之顧予  
室翹翹殆不可禦風雨矣至元再元之三年單父呂  
德裕文饒為教授慨然有作興之志知州趙孟貫子

唯願相與以有為也俄而終更廉訪瞻思得之適行  
部至州得之儒者又嘗知文饒而知新州賈某吉甫  
亦意嚮文事教授於是得展其志蠹之深者剔之弊  
之積者鋤之佃田而自封者悉懲而徵之大防既立  
不益自盈是歲又有年教授喜曰天其相吾興廟學  
乎乃鳩工市材繕大成殿衆木之腐且撓者皆以貞  
材代之壞於上者則撤而瓦之剝於下者則除而甃  
之漫漶於其間者則塗塋而丹堊之凡故構之垂圯  
者又莫不更治之聖賢像設則益新其光輝從祀諸  
賢則重繪于廡壁門殿南東舊有屋四楹以祀守神



至是築新祠南西遷神居之奠謁先聖則以故祠為  
修容之次又作靈星門采芹橋門廟南之路西拚而  
出則為外西門餘若門若墻皆為之經始於四年之  
春明年夏成故宋縣學設主學有官廨海鹽主學所  
舍距廟主里許遺址僅存以故為學官者率於廟旁  
近僦舍以居湫隘無以自適廟西有民宅將債丈饒  
以諸生請遂買宅為廨計自營葺廟學以至於為此  
也費亦殷矣然宿債畢庚士廩仍繼弟子員增至五  
十人皆食而教之允元等又言教授處已以嚴行事  
有節用錢五十緡以上必稟於州頑獷者畏而服之

善愿者悅而助之故能化窘為裕而卓然有成若此  
願記於石旅聞之能有為者無難事能盡職者無卑  
官委吏乘田職之鄙者也孔子居之則會計當而牛  
羊茁壯長矣魯國已不可為也孔子為之則國大治  
齊人歸其侵疆聖人相魯之效已具於委吏乘田之  
時也是州校官每病於難為蓋以為位卑則力有所  
不及吁位豈有卑於委吏乘田事豈有難於治魯者  
乎文饒處乎至難而能從容集事吾知其可以大用  
於世矣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吾黨舍孔子又誰  
學也教授魯之賢者觀其所為可以因之而興起矣



今教養之具既已完美學者於此其務學乎騁華不若居實習騫不若敦讓周旋俎豆之間以詳其容鼓舞於弦誦之風以和其氣他日有至海上而觀者必曰何此邦之似乎魯也是役也治錢穀出入者曰朱絃治文書者曰張玉戴從誨

存誠齋記

金華蕭氏衣冠之族也曰思明者在錢塘與余游頗久余愛其言與其行之皆謹也武夷杜先生篆其讀書之齋曰存誠思明來徵文以為記余曰先生善教人哉人不能無過而過恒生於意慮之所不及故乾

陳東仲集卷八

廿四

之九二雖處無過之地而文言傳則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蓋謂不可自謂無過而弗謹也能閑邪則誠存矣聖人於德之正中者猶謹之若是况衆人之未能正中者乎夫誠者天地之實理人與物具是以生初無有不存者也有不存者邪實害之譬元氣之充於人身也邪氣一攻則元氣為之動搖故善衛生者唯不使邪氣之得以乘其間也而曰吾之體完以固吾無用夫衛生之道吁是亦不智之甚矣昔者曾子之言誠意也曰君子必慎其獨周子之言誠則曰誠無為幾善惡曰慎獨曰幾善惡其皆本於



閑邪存誠之言哉思明其毋自謂言行之已謹也念慮之萌人所易忽宜尤致謹於隱微之間乎

謹嚴齋記

錢塘方直卿靜謹而嗜學嘗學春秋取韓子之言名其讀書之所曰謹嚴齋蓋將以是而治身也集賢直學士豫章揭公為大書之直卿又來微言以為記予謂直卿亦知聖人之所以作春秋者乎先王之為天下國家以人有欲而易亂也制為謹嚴之禮以為之範防焉禮也者所以秩人紀而維持乎世道也陵夷至于衰周天王與列國君臣以先王之所以為範防

陳氏仲集卷八

廿五

者皆毀裂而棄去之人紀於是乎大毀世道於是乎大壞聖人念周禮之不可以盡廢也乃作春秋以揀其失凡出於禮者皆入于春秋故曰聖人之刑書也夫謹嚴者禮之體也春秋揀禮之失又烏得不謹嚴哉君子之達而有為也則欲使斯世之人皆入於禮毋入於春秋窮而獨善其身也則必使吾身毋入春秋而入於禮吾有君也則事君必忠吾有父也則事父必孝吾有兄也夫婦也則必盡兄弟夫婦之道吾一出言一舉足凜乎若聖人執筆臨吾前而書之謹乎嚴乎不知春秋吾何以知禮之所存者乎雖然重



典不刑於治世厲色不設於雅人君子以謹嚴治身  
至於動容周旋中禮則亦無事乎春秋

約齋記

錢塘陳子安治琴書之室以燕處也將題其扁而於  
余徵焉余謂子名寧字子安是子之所以為居者乎  
然余嘗見世之狃於安者徃徃委弛而驕肆也委弛  
則隳事驕肆則傲物隳事而傲物則易安為危君子  
於是有持危之道焉譬之水也為之防以導之則不  
至於衝決譬之馬也為之羈以馭之則不致於奔放  
人身血氣之所為也血氣之欲無涯能不為之防與

陳東仲集卷八

廿六

羈乎故吾言焉則有言之則吾行焉則有行之度吾  
室屋以居焉食飲以養焉衣裳以服焉衽席以寢焉  
則有室屋食飲衣裳衽席之節蓋禮義者人之大閑  
也入乎是則安出乎是則危智者知其然故常退然  
不敢以人之所多者自處也人力恣睢吾寧儒儒人  
方多侈吾寧顛顛人甘履巖則吾倚固而籍夷孔子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謂不侈然以自放也請名所  
居為約齋可乎子安曰善乃屬余記之余因言孔子  
之道至大也當時門人莫不有得而傳至于今者曾  
子之學也曾子之學謹身而已蓋萬物之理具於吾



身謹之於念慮之微則可以充之於宇宙之大又豈但為身謀哉子安靜重而闔敏靜重則不移於流俗闔敏則所知所趨舍而務學也故為之記

遜敏齋記

學之於人大矣林林而生蠢蠢而動其初草木禽犢然乃有秉德迥道被服文雅而美出於其間者學之力也昔者聖王之立極於天也下也蓋欲使天下之人皆會歸於有極此學之所由起至高傳說之言曰學于古訓惟學遜志務時敏則學之言昉見於說命而為學之方亦未有尚於此矣蓋人身者血氣之物也

陳良仲集卷八

廿七

志不足以帥之則驕怠矣驕則易盈盈則不足以受學怠則易輟輟則遂至於廢學天下之善無窮春秋代序老冉冉其將至不遜志時敏則雖為學終無異於衆人且不自知而入於草木禽犢矣海至下也則能受百川之入河江之流不已也則能達於海而同其大善遜志者其海乎善時敏者其河江乎彼歸涖而洋洋潢汙而泔泔又奚足與言夫海與河江孔子大聖人也入太廟每事問老聃子師襄之徒皆不瘡於孔子而聖人每節而問學焉其言曰好古敏以求之曰我學不厭曰學如不及則聖人為學亦不過



遜志時敏而已矣况衆人之為學者乎虎林陸宗亮  
孔昭隱於市廛能勤生以事其親而心誠好學雖處  
債肆常持書觀之暇日則從搢紳先生質其所疑見  
其文辭之善者輒錄而識之嘗以遜敏名其所居而  
可以見其志矣孔昭來徵文以為記乃為繹其說以  
告之亦因以自儆也

陳象仲文集卷八



陳象仲文集卷第九

記

小蓬山記

史玄圃氏既作龍翔宮為國家祝釐於無窮因樹室其背以自棲翕翼爽蹤時燕時寢鑿泉壤為池上積怪石錯植卉木象神山之在海中者乃榜室曰小蓬山蓋昔有有道之士曰孫君者居大滌之山嘗以蓬山名其堂玄圃氏定孫君玄胤也其意若曰善山視吾祖直其小者爾吾祖不可復見惟蓬山之常在吾目也余嘗造其室適春雨止無他客玄圃氏具尊

陳象仲集卷九

一

豆揖余面山坐階下紺泉浮動山趾芝岑菜谷窈曲青潤若耕耘五德冲氣旁達窓戶間有輕雲焉當是時世抱盡釋物我兩忘將不知泰山為大秋豪為小又孰辨蓬山之小大哉玄圃氏曰子不欲小吾山耶顧吾之所以為吾者小也則凡與我同處者必以其類聚山縱大而樂與吾處則亦甘自小矣况有小之實者乎秦漢方士徃徃欲為人主求其大者而不可得吾又何小之嫌哉余曰玄圃氏真有得老氏之道者為道日損殆以小為貴也是為記玄圃氏本餘杭世家名景仁字元甫凝重簡曠能詞章被



旨主洞霄龍翔兩宮云

江浙省題名記

昔在

世祖皇帝之奠區夏也衆建行省分大臣以莅外服  
民有疾痛愁結仰而呼號則

天子股肱親摩撫而解紆之故雖遐徼之氓若在畿  
甸承休光此海宇之所以乂謐邦基之所以丕鞏而  
彌昌也江浙行省自至元二十六年始以江淮省并  
置于錢塘摠兩浙江東之地尋又廢福建省以其地  
屬焉夫物大則制勞務繁則理艱土賦居天下十六

陳象仲集卷九

二

七則辦集之責殷矣是故朝廷恒慎選勲戚大臣與  
猷為之優著者行中書于茲厥惟重哉至元後丙子  
歲冬十月平章探馬赤罕右丞忽都海牙左丞雅安  
的斤相與言曰凡府署必刻官聯姓名于石所以昭  
寵榮列序次而鑒賢否也矧今

聖天子新治象于四方命前中書丞相高昌王保釐  
東南體隆數異絢賁方岳何可無紀乃俾其屬并考  
舊官名氏歲月書之虛其左以容方來俾校官陳旅  
為文記之旅以賤辭弗獲乃拜手言曰大臣之名紀  
旂常勒鼎鐘豈其他在官者所可比哉然而書于司



勲者疏逖之人有弗見也刻于茲石則斯民之具瞻繫焉知遠者視邇測往者驗今觀所以繫斯民之具瞻則可以知司勲之所書者矣

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題名記

皇元既壹宇內以東南財賦足以裕

國用矣乃以故宋水衡少府之所有與其宗室之所私具大臣之嘗籍入者設官掌之以備官壺之奉而

天子得以致孝養焉至元十六年始立浙江等處財賦總管府二十六年改江淮府至大元年始立江淮

陳象仲集卷九

三

等處都總管府至順元年復立焉大抵財賦之隸東朝者不摠于大農而使數官歲集楮泉三百餘萬緡米百餘萬石於江淮數千里之地其責亦劇矣苟非其人不瘝厥官則察夫民也可勝言哉於是

朝廷恒選有清裁者而用之或由憲臺而遷是官或由是官而入憲臺其秩數優崇隱然列郡之上故莫不益自飭勵以究夫底慎之道焉都總管劉公故同知公乃顏帖禾兒張公謙副總管公木入刺沙曲公禮經歷郭君抑照磨王君德良相與言曰官聯姓名宜有所記以章示于無窮今行御史臺治書禿魯公長



茲府時有是謀矣久而無作可乎乃琢貞石并舊今  
官名氏歲月刻之庶來者得嗣列也

王經歷惠政記

古者諸侯之有土也用其國之士以治其國之民士  
與民群然而處也終其身至于子孫相與也利害之  
憲侔忻戚之情通一旦得有為于群然者之間不過  
以已之所同欲者聚之以已之所同惡者去之士亦  
何有於民哉井田壞封建廢士始有不得仕於其鄉  
而仕者率三歲代視其民若寓舍子漫不為意而况  
勢有所不得為與其才之不足以有為者乎嗚呼斯

陳象仲集卷九

四

民之所以德夫拯已者而弗忘也延祐中計口食鹽  
之法行郡邑務迎合不復考實所賦越人鹽筴贏於  
大男大女吾子之數歲積贏又悉責寡民唐之民不  
勝病死徙者衆矣泰定中總管王公克敵上其狀行  
省既而王公遷兩浙轉運鹽使于公九思代守越省  
檄新總管與轉運使議咸謂贏筴難盡除也宜積損  
以寬民力而沮是議者以謂列郡計口有成籍矣柰  
何損之王君止善時為轉運司經歷毅然言曰民口  
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願重改成籍而  
輕棄民命且夫蘇杭商旅之所集也使郡口會蘇杭



未嘗會也移越羸筮散諸商旅所集之地不亦可乎於是議歲捐越鹽五千六百餘引引四百斤也亡何王公除湖南廉訪使後轉運使又力排前議且以語侵止善止善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願解職去丞相荅刺罕公聞之亟遣人留止善議遂定滿秩遷漕運府經歷初越米之入海運者歲為石十萬有奇越城距海十八里大艘不得抵城下漕府豫檄有司拘民舟以備短送程期峻急榜箠淫及非辜仰舟為衣食者皆失業無舟者轉僦以紓禍僦直視他時數倍吏胥又並緣為姦利米既及海主海艘者難之久不得瀉

且有折閱之患民困甚矣止善悉列其弊曰官不有顧舟工價乎何獨變通此而為是紛紛也遂俾海運戶以官所給錢自雇舟用之越人自是無舟禍止善越之諸暨人其仕於轉運漕運也皆足以及其鄉所謂勢有所得為而才又足以有為者也昔之君子視天下之人猶同室也至於父母之邦尤惓惓焉者非私也厚於其所當厚者也越人既為止善刻石郡中諸暨父老又求余記之止善繇憲掾歷轉運宣慰行中書掾以至為兩經歷具有勞於人而惟越人再刻石紀之其心亦若止善之於越人也孔子曰魯無君



君子者斯焉取斯越亦多賢矣乎止善名良明秀敦重又善學能為文辭云

嘉興路總管府架閣庫記

古者營室中則始土功在營室之東者曰東壁天下圖書之府也夫衆物之麗乎室者莫非日用之所需而獨圖書之府著象室東豈非以是為有國有家者之所甚重而不可後歟者歟蓋上古之世民氣朴厚以結繩治之而有餘包犧氏作世寢不古非書契不足以坊民况又後世風降習媮矯偽日滋一失據稽將奚足恃以為治此天所以蚤示法於後世也嘉興路

陳東仲集卷九

六

摠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唐棣言於其府曰

天子以六合為一室凡郡邑戶口錢穀刑名造作之類皆朝廷事也載諸舊牘者必有度宿之庫焉嘉興湖右大都也兩至元之間所積成案十萬五千有奇簿曆萬三千九百有奇皆無所於藏散處府廊東西樓及經歷司之旁屋風雨之與仇蟲鼠之與傳猾胥衰民得以廁其姦謀而氓廬比聯場炊煇如萬一顧府容有周人宰人之出書乎宜亟求空爽之所作架閣庫今立成猶已後也府以其言上之省省視之乃



度地府東縱百九十赤衡廿有八赤創庫若聽事若房  
若門凡有十五間糜楮泉萬五千七百五十緡經始  
於至元丙子之冬明年夏成用納於官後止於傭陶  
堅斧良締構嚴鎮於是悉聚散處之牘年秩月次標  
識昉列徵索有彙啟閉有節叢囂嬰弗鄰地自為守照  
磨可謂克盡其職矣而其言則曰茲役也達魯花赤  
暗都刺摠管和元昇同知忽都牙治中金山判官麻  
哈林林推官李椿劉好禮經歷逮瑞知事楊守謙等  
共樂成之而任程督者則嘉興縣尹楊某也吾何力  
焉惟是興造歲月不可以不紀乃致書幣來請記余

善是庫之作於水昏正也既得其時位於府之東也  
又得其地藏牘所以定民也而後不勤乎民定民所  
以事國也而財無甚費於國可不謂之克盡其職者  
乎照磨字子華吳興人韻度清美以辭翰名世然實  
長於政事屬歲大稔飢民廿有二萬餘郡振之不足  
子華請以給孤老羸糧萬二千七百餘石羸鈔八十  
萬餘緡益之不得請則規米為粥日於僧寺食之此  
又足以見其及於人者矣或者他日掌圖書秘府以  
所知古今得失之迹民生休戚之故從容為  
上言之則人又將大受其惠



長洲縣宣聖廟學記

郡邑必設學以教其人而治之徒制人以法而不納民於道非善國也唐武后時以吳縣大治有所不及始割縣北境置長洲縣而未嘗建學是時豈知教之為足尚哉宋世主學事者嘗假並縣浮園氏之室以為學則亦未有類所矣

皇元既一六合乃興起學校以崇化基天下莫不嚮風而當時邑令以浮園氏之室既不可久假遂即長洲驛舍為孔子廟大德六年縣徙嚴郡治明年移驛材構縣故址痺隘簡陋師弟子登降周旋相盪摩

陳史仲集卷九

八

又無所於休不足副國家右文之盛心郡人陸惠原顧而嘆曰長洲為吳鉅邑自唐至今六百餘載而廟學若此吾雖非其民而與民同郡况吾學孔子之道者也道有不同者乎幸而席先世訾產足以供上之賦而具衣食於吾私矣於此而用其贏不亦可乎縣長宮元童等聞而喜曰是能紓吾責者並以禮勸成之於是筮吉日除吳故縣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禮殿闔黃庭穹門翼以邃廡後為論堂為兩齋為庖庖凡所宜有者以次皆為之材必良工必差規制嚴壯而工作堅慎測右邑較蓋未有能勝之者又屬名



工凝土為先聖四侑十哲之像而繪群賢於從祀之位道德之光宛其在此至元再元之三年某月經始明年某月告成觀者咨嗟謂世之人率罄其所有以為老佛氏之宮今亦有為是者乎憲原又以為學雖美而歲入不足以養士則徒為是虛器乃又以田如千畝為學田以入之五年秋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吳門邑之人士來請記辭弗獲乃與之言曰古者鄙庠衍序與二十五家之塾皆所以教其人也今長洲之民遠處郡郭外而設學於此無亦不相及乎抑聞之士者民之秀也秀民雖生窮鄉不能自局於

陳衆仲集卷九

九

耳目所接之近故必游通都名城以克廣其所學而姑蘇為郡當東南大道之交而名士大夫之所集也邑人之來此者出而有見聞之富退而講道藝於其學學成而歸則以美德著於其鄉必有觀感而企之者矣一鄉得一士猶足以善俗况多士哉子皆邑之秀士也能盡美其身以歸表於其人庶幾建學者之意歟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吾將見長洲之士烝烝然起於田野之間矣是為記德原字靜遠薦慎而通練蘊抱美器而退然不自表裸今為徽州路儒學教授云



雪所記

中書左司都事李君仲賢治琴書之室於所居之南因以晤賓客也室無斲雕漆繪之觀以素楮承塵而旁施于四壁戶牖入是室者晃然如在雪中乃題室四雪所至元再元之五年十有一月五日雪初止余適至其所客有問於余曰冬者民隩之時也仲賢顧欲所乎雪何哉余應之曰子不見夫綏綏而下璀璨而集者乎山川原野城郭邑屋以至荒絕無人之壤未嘗有所不被拂焉而溢潑焉而穢黝焉而莫名其類者皆轉而為瓊瑤之田珩琪之圃是能以皎皎潔

潔而變乎世之汙濁者雪何負於人哉且玄陰塞乎九壑微陽銅乎厚坤層冰嵯峨凍木僵立於斯時也山澤之氣盎然上行散為大雪散為飛霰乘迴風於曲戶映明月於廣榭有以見陰陽之和致五穀之精著見於閉藏之日所謂豐年之兆而太平之象也雪何負於人哉仲賢以明粹之姿清白之躁踐敷華要及物之志行矣今處學相之地前履政路以皎皎潔潔而變夫世之汙濁者不在仲賢乎佐天子贊大臣變理陰陽以登豐年而致太平者不在仲賢乎然則雪何所不止在茲室止余惟是所之不大也而客



以為疑仲賢聞而笑曰子之言過高非吾之所知也雖然不敢不勉也幸為我記因書與客言者識諸壁

書鶴野記後

述律從道世家遼東鶴野其邑名人故以是號之遼東之鶴鶴之仙者也千六百歲則能與鳳凰遊於聖人之甸鶴野不顯在遼東矣從道以清曼之姿而學兼文武雖董戎西南終羽儀

天朝以大展布其所學則所謂鶴野者其在

聖人之甸乎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釋者謂誠

陳象仲集卷九

十一

之不可掩也從道之所蘊者著於

朝久矣

貞白庵記

道家相傳謂漢時張天師繇江南龍虎山入蜀鍊金丹于鶴鳴青城之山感老君來授其道開二十四治以正一法錄厭伏鬼物之為人蓄者立石象天地日月以誓之曰石天地運石日月明汝則復出鬼物之族皆謹受誓去不敢更為人蓄蓋千有五百餘年而蜀人大殘於兵冷氣充威向所誓者徃徃乘之以興至元甲兵午龍虎山汪君集靈以所傳之正一秘規復



二十四治以治之乃作貞白庵于青城以居十年遠近皆知求汪君人以所苦來告則立禳除之於是見者輒敬拜謂是漢天師所使來者汪君出入郡治茲庵則其凝道之恒所也庵以石為址以茅為宇若覆瓮然前為戶東西為牖青城三十六峯與上皇大羅六頂丈人諸山森秀環列老人村與麻姑諸洞皆在傍近其地最勝吾聞諸蜀人云仍改至元之元年嗣天師太玄子期汪君會京師明年春覲

上錫嗣天師 翼書褒嘉之又以汪君能用其道寧蜀人也

賜號太無貞白靜明玄昊真人青城諸山正一宗主將遂屬余為庵記以刻於其山之石昔者禹平水土水怪之類皆有其法吁何其仁之至而智之周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而崇山厚林物或麗之有能於此去其屬於民者則亦君子之所願聞也聖天子既錫真人義號復使之還治其舊其古先聖王之所以用其心者乎雖然真人以貞白名庵非以是美自居也貞欲守之敦也白欲履之純也守敦則神完履純則天全惟貞惟白太無之宅惟白惟貞太無之庭入乎太無鬼神不能窺其室廬真人蓋陶白之儔歟抑造



物者之與遊也歟

書澹樂齋記後

君子之道如菽粟布帛人日用之而不知其美於是必得厚味而後以為良烹必得文綉而後以為珍服蓋嗜慾之為人害大矣若菽粟布帛者豈足以甘其心哉則世之能樂於澹者蓋絕鮮也賈太傅之惜誓曰澹然而自樂抑郴州亦言以澹薄為樂其皆庶幾於此者矣然賈生之澹出於怨子厚之澹出於悔是不得厚味文綉而後規規於菽粟布帛尚得謂之樂乎夫樂之者處富貴貧賤患難一於是焉而不知有

陳東仲集卷九

十三

富貴貧賤患難此吾所謂絕鮮者也述律公遼東世家蚤握兵符以享富貴之奉顧以澹樂名其齋居非有所怨悔而後欲得之者其出於天性之自然者哉

書三節堂記序後

節其天下之中道乎過則約之不及則至之所謂節也故節之在易中正則通苦節則不可貞甚矣中道之不立也久矣世人之見有畫節於所天者往往以為一時奮激之所為而不知節之於人無往不在特平居無事之時人習所見而不之察至於履患難之日人始見其節之著耳夫為國擊賊則甘死於戰陳



盛年而夫歿則誓死以存其家孺稚而母危則進股  
肉以為葷自世俗觀之三者皆人所難能而僕氏之  
為臣為婦為子者皆不過盡其所當至者獨不幸其  
節之因患難而著也故人莫不幸於喪節尤莫不幸  
於著其節僕氏三節固世之所共美君子則深悲之  
以為可美也而非可願也雖然節有亨之義焉三節  
之節安節也元帥公壽康諸子皆擢科第福祿方至  
而未艾者安節亨也人又何其厚幸於僕氏若是哉  
夫以其節與所以報之者并著之亦將勵衰俗而幸  
世道耶

秋亭記

余識杜君企顏於其從弟德明氏之館企顏朴茂喜  
讀書未嘗有紛華之悅一日出李昭文所書秋亭二  
字謂余曰故燕城南偏多隱壤吾宅在焉秋亭則吾  
圃中之小亭也清泉流其北廢壘峙其南若山然吾  
仕而歸則服勤於樹藝之事臨流濯足而休于斯亭  
則與客論遺經以究理義之奧或對酒雅歌吹簫以  
寫夷猶之悰亭無時不宜而獨以秋言者則以為京  
師之名園美苑佳花勝卉皆有力者之所能致而花  
卉盛時車馬日集則又皆富貴者之專賞也吾不得



與焉然而秋風搖落之餘園空池冷游者亦無所寓  
其目矣顧吾亭前之松檜則鬱乎其青亭後之竹則  
猗乎其綠丹楓細菊又錯出於其左右是吾亭於秋  
而獨宜蓋貧賤之所遭恒不足於暗妍之姿而富貴  
之所樂者曾不足以禦夫霜日之變故吾雖不得於  
彼寧甘處吾之所能有者焉此名亭之意也先生幸  
為我記之余惟秋之為言收也天地之成功載焉幽  
風之詩不以正月首章而數以七月言者所以虞卒  
歲而謹始於此也世之人當春夏之時亦有涼秋之  
思者乎企顏所居有金源氏之遺址蓋昔日繁華之  
地也庸詎知後人之因其寂寞而為亭以玩其秋乎  
企顏之以秋名其亭者其所思者遠矣企顏名師孟  
今為方城主簿云

陳高士壽藏記

陳高士預為歸藏之所於信州貴溪縣之二坑李墩  
使人來言曰吾百歲之後子必誌吾墓與其誌於我  
所不見以示乎他人孰若即今誌之使吾與人皆見  
之也余不得辭乃為叙其大較為壽藏記云高士福  
州之長樂人祖冕咸淳名進士父實翁母高氏第三  
子名自誠字物初者高士也八歲入學驚敏異凡童



有日者策其生時所值之六物謂是兕方外人年三十六當見

天子龍虎山之太上清宮其地行輿而冲謚高蹈之士多託跡其間閩人若陳公義高張公彥綱王公澧翁皆其宮之傑特者也張公家長樂知陳氏多賢以書來求宜為弟子者高士年十七聞之欣然欲往父母不欲其遠去又重違其意姑俾至福州城西之東冲虛宮冲虛宮者五代時仙人王霸故宅也有白龜泉泉上有龜歸亭高士居七日鬱二不樂指龜歸亭曰吾他日過此今決去矣衆皆笑之遂去遊上清宮見

張公於宮之崇禧院公使從李則陽受學大德九年正月元日度為道士延祐七年嗣天師太玄公以高士入覲時年三十六果符日者之言名卿士大夫愛其清白皆為文章贈之及歸遂居冲虛宮龜歸亭之言又驗矣泰定元年復侍嗣天師來朝三年春制授靈悟玄寧文泰法師泉州路報恩光孝觀住持提點元統二年奉表至京師明年有

旨使持節還祠京師仍改至元之二年

召嗣天師高士又從之制仍提點光孝觀明年

制授至正元嘉文泰法師教門高士龍虎山繁禧觀



提舉知觀事是年夏病因自念曰吾以貧出家四十餘年夙夜畏惕不敢毫髮侈肆以負成吾者之意又數奔走道路與接世故之不得不在已者亦良勤矣今吾病作其亦可以少自紓乎崇禧傳序若張公與李公謹修等皆高士師祖也昔李公作繁禧觀于溪上高士因築室其西曰清暉堂堂前築亭曰四鷗至是悉屏去人事闔戶靜坐移日或至夜半或鼓瑟讀書賦詩以為樂或馮虛亭或步溪渚撫雲霞而搴芳草不知白日之將晏也嘗語其弟子曰吾字物初物之則弊而為物之初者不與之同弊也其有弊者吾

亦未如之何也已矣雖然是物也吾託之以生於百歲之久者又烏得無情哉嚮吾祈為於李敦者亦以得夫是物之弊也故所以虞燥濕而謹閉藏至矣又作歸雲之室於旁近有田歲收米百九十斛分而四之以入上清室崇禧院繁禧觀歸雲庵所以厚吾之所自而及吾之身後者靡不具矣汝等宜體吾志弟子周成大等識其言唯謹余聞古之王公豫為送終之器焉與所謂歲制時制者皆不以蚤為諱也蓋有始則必有終者理之常也制事於未然者君子之能成其終也憲不足以周其身則事之有未備者不鮮



矣高士事師能盡其道去家雖久歸而執親之喪能致於禮他所為又多可稱至於為乎此也則平生之所欲為者將無有遺之而弗為者矣

義莊記

寧國儒學教授丹陽蔣鈞公秉長厚而上義余與游久益謹之比公秉謁選京師將還與余言曰士之仕也將以施其及於物者也吾之仕計不足以及遠今亦為吾之所可及者而已我本同邑洪氏子也幼喪母桐林蔣氏以吾為子鞠而教之使粗克樹立不知身之出洪氏也蓋蔣氏父母之卯翼吾也至矣先人

既即世稍有為我言者及求得洪氏父於他養之三年而亦卒徬徨天地間皆無所為孝矣今年六十六有二子五孫而曾孫田園足給衣食顧洪蔣二族多困乏不自聊者此豈非吾之所可及者乎二族雖殊實皆切於吾身又烏得不皆及者向嘗賑其甚貧者矣慮非恒久之計則節縮日用專積之以買田千畝為義莊立祠堂縣北之石羊里以祠吾之所宜祀者旁為屋以受乎畝之入用其入具歲時祀事餘以廩二族之衆喪葬嫁娶悉資之擇二族之賢者各一人掌其出納吾之勉勉以為此也蓋欲無負洪氏之生



我與蔣氏之所以于我者執事幸記之庶吾子孫之  
勿敢變也余惟先王之時無窮民五家為比使相保  
也五比為閭使相愛也四閭為族使相葬也五族為  
黨使相救也五黨為州使相賜也五州為鄉使相賓  
也夫比閭族鄰州鄉之人不必皆親也徒以其地之  
寔近得相為謀以恤其患蓄況二族之切於一身者  
其可漠然視之如塗人乎以是言之公秉之施於洪  
與蔣也情誼當矣烏虜甚矣民風之日涼也視利所  
在輒仰拾俯取不肯遺一毫於其所親者比比也觀  
公秉所為必有感其良心而敦族之風興焉若然則

公秉之所施者未嘗不及遠也後之人其毋貪毋嗇  
以共保義莊於無窮乎公秉之義既足以範俗則部  
使者與其守令能不為之主張而網維乎使人人皆  
知其所當及者則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雖不必  
行而民之窮者亦寡矣是莊規模大率效范文正公  
其給予之目則詳載于碑陰云

平江路歸元興國禪寺記

姑蘇人曹聚因余友俞伯康見余而言曰吾世居長  
洲縣之武丘鄉曰歸元興國禪寺者吾家所創也吾  
父諱如理母張氏皆儉勤以治生貲殖日殷而皆嚮



慕佛乘吾父以至元十八年為病多禮文殊五臺有  
竒應遂遊京師會

世祖皇帝度僧得賜僧牒以歸乃入虎丘雲巖禪寺  
從雲夢南禪師為弟子吾母亦去為比丘尼伯兄法  
珙從父祝髮仲兄實蕃如伯兄而受業於竹房開師  
聚既如兩兄復念曹氏之不可以弗亂也還為民有  
二子矣昔吾父之在虎丘也歷小大職掌苟可以致  
其力者無不為若其寺之佛殿千佛閣御書閣寶塔  
藏殿庫堂浴院皆以私錢營繕之人多其功於是  
有不悅而嫉之者矣吾父歎曰夫出家者所以求離乎

陳良仲集卷元

二十

此也今寘身群嫉孰若事吾佛於吾之地乎歸梅林  
故居綠野迴秀流水旁繞其地冲爽以居佛誠宜乃  
攻石累土為大殿夾以長廡敞以重門法堂佛閣高  
廣唯稱柶闌井藻金碧相錯寮曰前資曰老宿曰退  
居與後作者之舍以及庫廩庖福皆為之置良田三  
十餘畝為寺恒產既又曰地非人不重間中峰海禪  
師實禪林所宗為寺初祖則地望重矣俄而吾父示  
寂兩兄與吾闢方丈之室以遺言延海師來居延祐  
三年

天子降璽書為護持於是卓然為中吳一鉅刹矣兩



兄後皆化去吾夙夜惕焉猶懼先志之未繼也既力完其故復建鐘樓藏殿觀音殿後閣東西方丈衆寮照堂行堂賓館且過寮暨諸室屋並以良田二千餘畝又置廨院城中凡寺之所未備者至是靡不備矣經始於大德三年之春訖工於至元再元之夏吾父子所以為此者以生長安樂於太平之世皆

上賜也籍佛力以為報則吾小人之心也願先生記之庶來者知吾寺之不徒作也余惟釋氏之說固足以動人然能為浮圖起大寺市大田類皆世之王公有弘力專勢者為之否則其人能堅苦遲久積衆力

於萬千之徵而後有成績焉理師奮起編氓而克濟登茲可謂有過人之才矣以若人而用之於世授以古人已試之法以施夫所可為之事其効詎止若是之為哉曹氏父子夫婦兄弟於其所固然者皆舍之以從事於佛其亦難矣使若吾黨之士因其日用之常而加以力行之功所至又何如聚既滋髮以嗣續其世而復拳二於其父之所願成者其心又益可念也已烏呼余之書乎此也其亦有所感夫其亦有所感夫

陳孝子墓記



永嘉陳孝子亞宗年十六母蔡氏病甚亞宗割股為藥母病尋愈俄病復作不救亞宗既無所用其力日夜哀慕不自堪以至於死郡守陸德輿聞而憐之謂斯人也固未得孝道之正然於閭閻中能為人所難能亦其發於天性之至有足以正人心厲衰俗毋使其善弗著於世乃為擇美地集雲門外并其母葬之表曰陳孝子墓時淳祐十一年也每歲暮春郡人士女游於湖山間徃徃指而言曰此孝子墓必佇立而咨嗟兵火後墓與表俱壞有元大德八年縣尹王安貞始理其壞而加亭焉延祐五年總管趙鳳儀復葺完

之是後墓與亭又壞至順二年趙伊塔納實來既視事迎父老問民風故實得孝子事徘徊山阿顧寒鳥集空林而傷其封識之缺亡也喟然嘆曰茲非吾當務之急乎夫為政而能使民興於孝於為政乎何有乃庀工徒翦豐草除敝土襲甃于壘並壘為亭又立門署傍設厚垣而禁芻牧於是夷者隆仆者起露者密幽者顯矣來觀者若見孝子新死於其親愴然動乎中情將不知其事之在前代邈焉痼瘵之不接於身也趙侯真納民於道哉余惟孟子有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愛親者人心固有之最易感者也



先王之感人心亦惟先施其最易者而已矣是故以  
難從者強人臨之以三軍而不足以易感者為教表  
一豎子而有餘世之稱能吏者未嘗不急於政刑而  
民益頑獷難治者不知有易感之道焉爾然則趙侯  
之為永嘉也寧有難治之民哉誠使其人因其易感  
之心而充之則順德之達所至又何如也嗚呼邑子  
弟來視吾文尚慎思爾賢令所以教爾之意侯字敬  
叔金華世家也有文學政事所至得為治之要云

陳象仲文集卷九終

陳象仲集卷九

廿三



陳象仲文集卷第十

碑銘

玄壇祠碑有序銘

軒轅氏以神明制天下嘗戰蚩尤于涿鹿之野其時將兵類非常人世傳玄壇大神蓋將也又謂大神本水金二氣之精降而為人秦時修道終南山中

上帝召為神霄之官又謂漢天師鍊丹龍虎山嘗請於帝命大神守丹故又隸天師之正一玄壇得賞善罰惡之柄焉大抵神變不測要不可以迹求之也杭州大開元宮有祠在宮門東祠中為壇植木凝土

陳象仲集卷十

一

為立像其上又為神虎其側望之凜然有生氣也至治元年十月火夜起宮西民舍遂踰宮中郡侯于公九思與主宮事真人王公壽衍亟救不克惟外門存黎明見大神屹立外門之外神虎在于河濱觀者駭愕以為夜半倉卒人自救不暇安得羣有力者昇是以出况植木入地之難遽拔也既又於爐灰中得木主帛旛與凡供奉之器皆不壞先是郡人欲為轉運使築亭樹碑以紀其休聲寓亭材祠背至是亦不燬遂用之為新祠奉大神與虎復焉四方之人聞大神能飛動炳耀其威靈益敬畏奔走祠下而弭籥執盜



之効並章：然不可勝道矣。真人既俾余銘新宮，又為余言玄壇祠不可不專銘也。余聞古之為治者，能有為於衆人智力之所不及，若秦龍御虎，南正火正，壺涿庭氏之設官祝巫，占夢盟詛，禴禘之有法，以桃辟鬼，以牡樺殺水惡，太陰之弓以射天，方書日辰月歲星之號以去天，鳥何其事之涉於怪也。意其出入顯幽，必有為之用者，自絕地天通之後，人不可得而知矣。秦漢以來，官失其守，遺法往往存山林間。世之人見有能召風雷，役鬼物，能為衆人智力之所不及者，不指為怪，則曰彼道家法也。又鳥知古者朝廷有官

守之事哉。嗚呼！余豈志怪者也。孔子不語怪，蓋欲以常道教人，奈何後世之頑民有不率教者矣。或者懼神之罰，有以銷其頑心，而庶幾常道之歸乎。然則大神固有弼教之功也。通乎古今而知鬼神之情狀者，其亦有取於余之言哉。乃為之銘曰：翼充元御，絳雪祝融。既清宮大神，執鞭還守門。憑神之質，超有物。其非質者，矧可射。新宮成，奠神宅。孰敢為惡，鐵絙縛玄虎。以善禱之報爾福。

龍虎山繁禧觀碑銘

江左之山曰龍虎者，僊聖之玄都也。太上清宮既



神氣之會旁為支宮無慮百十又盡得地勢之所宜矣而善用夫地者又徃徃得遺勝於百千之餘造物者常以其不可窮者待天下也上清李君謹修嘗自念曰吾得超乎編氓優游長年以業吾清淨之道者誰之力也實儉以養生積其贏時焉用之惟並立祠疇以茂致景貶于 國家庶幾周人所以賦天保之忠乎乃度地山南溪上有大園倚乎雷壇而象山仙岳在其左右琵琶塵湖雲林諸峯又皆在乎其前精華之鍾見於草木岩姿川壘布寫几席之上殆靈祇秘之以有待也李君亟以資得之延祐四年始治地

為觀中起三清大殿旁作列真之室有二樓以達鐘鼓之聲有二門以嚴中外之節臨溪之門榜曰溪山勝處翰林學士承 旨趙文敏公所書也門內有堂曰清暉其西有亭曰回鷗殿後之堂曰見山堂後之堂曰依竹東軒曰嚙日西軒曰巢雲若賓館若廩庫若庖湍與氏所宜作者亦莫不當其所觀成又實之以宜稻之田焉於是李君與其徒言曰吾與若承清曠藉素雲而相羊乎溪山竹石之間所以善體而清心也清心所以通神明而修吾職也豈徒為美石以樂吾私哉嗣天師與玄教大宗師聞之皆表之曰



繁禧之觀元統甲戌 上遣使以旛香來至元丁丑  
又降旨并 賜璽書護持授謹修明遠冲妙崇教法  
師教門高士開山住持提點又命其弟子陳自誠為  
至正元年文泰法師教門高士提點知觀事俾嗣其  
道于是觀者以甲乙傳次李君屬上清外史薛君玄  
義來徵銘文以章 寵光於無極焉余聞之天惟高  
也故無所不覆地惟厚也故無所不載 一人之身  
萬福之基也惟其萬福之備於身也則有以及天下  
矣此皇極所以有敷錫之道焉歟李君求勝地以祝  
繁禧于

天子其意之所及又並遠哉銘詩曰

雷壇之陽山川開明中有玄圃翠水所經煌煌壽宮  
殖殖福庭琪林紺幽珠葩丹晶崇竹北翳列岑南屏  
結影西岩舍光東瓊雲瀾迎戶溪羽並亭濁浸遙戢  
冲華空凝匪怡我私穆愉鴻靈鴻靈戾止從以衆星  
蘭皋椒丘猗靡絳旌藏哉熙事彤璽告徵  
天子神聖格于清寧介福孔多式嘉羣生

韓揔管墓碑銘

江潮財賦揔管韓公之子友直以其客陳元英所為  
狀來言曰先君子棄諸孤廿有二年墓碑銘未樹恐無



以著先德于將來惟執事圖之余與友直兄弟雅厚義不得辭按狀公諱奕字仲山紹興蕭山人繇公父贅錢塘因家焉曾大父諱大富宋進士大父諱元信公海制置可準備差使父諱自良至元中行工部署為文綺局官累官至承直郎杭州路總管府治中兼董內府織文之事天德四年當獻功病不能騎請以子代公自是得乘驛入京詣將作院白事因言便宜若素習吏事者院官竒之引公以所來織文覲中宮欲所言便宜且謂是人才器可任事有旨命補江浙行中書省蓋欲其益鍊吏事而大用之

公還治中公疾甚竟不起遂不復為掾既終喪養母夫人沈氏無仕進之意初治中公為行工部所署時募工署諸局司雖謹程度嚴政令而撫循有恩人樂為用及佐郡時屬有旨歲增織綾段五萬治中公計局工不足辦藉民間杼柚成之較官出工物襍費省緡錢且萬民又利傭直不逾月五萬綾段遂成用為故事局工得不重困治中公歿故莫不悲思乞以其子嗣職事上未報浙西道廉訪使舉公喪父盡禮事毋盡孝而持身齊家之有道也用之可以善俗行省具移中書會新立織染局右丞廉公因人情所安辟



公蒞之事立具行省再薦公代父職誠宜中書以聞  
至大元年授杭州人匠副提舉明年立江浙等處財  
賦都總管府議簡清慎習知田賦者為是官蓋掌朱  
清張瑄兩家之所籍沒者也公時以事赴闕中政  
院貴人見之喜曰此非將作院言便宜者耶即引見  
武宗皇帝于澶州激上曰財賦府初立是非其官乎  
尋授承務郎為府之副摠管居三年以母老屢乞聞  
專養不允皇慶元年轉承德郎仍前職蓋上之人  
不欲其去也六載之間庶務畢舉凡朱張業產之為  
姦人所竊匿者悉求得之金殿充牣又未嘗以是病

民故中外之譽歸焉至大中有曰失者失者以竒寶  
售內府俾給直錢千四百萬繒胡椒十二萬斤他物  
稱是公曰是國之大盜也吾不敢奉命亟白監察御  
史留其直不予張塔不解者得給還所籍受田十萬  
畝屋二千區公亦抗論以為不可曰廷論躓之公謙  
言殺色遇事奮發直節不可回由是憲司檄公治貪  
墨凡十數事得贓鉅萬民氣為之蘇邕延祐四年進  
朝列大夫江浙財賦都摠管旋被召寵眷優渥明  
年十一月戊辰卒于官年五十公天性孝友治中公  
卒哀慟幾絕既祥猶不飲酒食肉語未嘗見齒事母



非有急不去左右故恒不欲仕既晨出必問太夫人之安否歸必設甘旨奉太夫人飲酒二三行日以為常有疾必親治藥餌以進疾止始徐出視事閨門肅雍內外無間言宗族姻戚雖疏遠皆厚遇之門巷多車馬非名公卿則四方之賢士大夫也蓋為人冲約而上義故多樂與之者儀觀修整寡言語讀書通大旨餘皆澹無所好娶黃氏後公二年卒子男六人友仁友恭友忠皆蚤世友直平江等處財賦副提舉友諒友聞未仕女一人妻餘干州判官揚元坦孫男十三人文疇文興文玘文珽文河文壞餘名女八人友

陳東仲集卷十

七

直等以其年十一月葬公于錢塘縣履泰鄉青芝塢秦定元年九月丙辰以夫人柩蓋從治中公之兆也嗚呼公孝友廉明能以才請自見於世可謂賢矣三品秩官鄉邦可謂顯矣諸子皆敦睦慎守緒業友直能官又能以文學自將諸孫皆秀楚蹈矩度可謂有後矣弟惜其未嘗膺民社之寄年僅五十不得大展布其及於人者為可憾也雖然求世之得如公者亦寡矣銘曰

有竭韓公既愿且通夙幹父蠱職篚是供入見宮宰言事抗慨聽者悚然曰是奇材太似審官亦曰佐君



俾綜吏事以備選掄侃侃別駕奄即厚夜哀號塊苦  
泣與血下周旋北堂溘隨體槩我有母養仕豈或違  
孰匪才彥孝最百善廉車掄揚方岳尉薦若工疇能  
世勞績承摠賦外府庶績用凝駟賁竒市盜國鉅利  
豪產入官使倖還界公皆扼之使不得欺沿檄治貪  
賄亦不貲 廷有清譽將啟要路豐德儉齒含饴弗  
驚青芝之原佳城言言嗣慶考德視此刻文

毛先生墓碑銘

先生毛氏諱惟謙字仲益其先衢之江山人後遷在  
之永豐又遷貴溪之英潭後又遷其邑之宜陽里曾

陳東坡集卷十

八

祖諱季大祖諱克賢父諱子祥皆以善稱於人先生  
姿爽朗而雅志冲澹束髮入龍虎山事曾貫翁師師  
愛其有竒操也欲嘗其為人而罷成之先天山介龍  
井琵琶峰之間巉絕遼闊人迹罕至也時方薙榛穢  
為觀宇俾先生居焉人謂其方去父母而栖之空山  
將不能堪先生則欣然若所素處與烟霞相周旋浩  
乎其忘世也師大竒之卽令衣道士服授以其道聲  
稱日聞於是嗣漢三十八代天師用為益揚州道正  
州之為老氏者皆喜而言曰是宜長我也今嗣天師  
又使之掌其文牘天師摠道江南有官府政治之



體非清慎明敏者不足以任承贊之責先生從容酬  
應未嘗有所缺失而凡與之接者莫不譽其美焉泰  
定初奉表詣闕下玄教大宗師吳公復嘉重之為  
請于朝授冲真通妙玄素法師主領永嘉廣福靈  
真宮事久之歎曰吾出家為道士者將以繕吾性也  
而後役不休可乎人固有不得不勤力者吾事師如  
千年事親又如千年壽養歿而葬矣吾又何為乎吾  
旦而起則祝釐于吾君也又何必領熙事於其所  
乎乃宴休于龍虎山之舊居黜智歛耀泊乎無營而  
時與客飲酒咏詩於華竹泉石之勝不與物忤亦不

流於物消搖浮游蓋十許年人以其神情之清曠也  
號之為秋宇先生云仍改至元之三年六月八日晨  
興正衣冠脩然而逝年六十二其年八月丙辰藏遺  
蛻于貴溪縣仙源鄉之高陂山弟子劉存畊以狀來  
徵銘余謂先生能致勤三事而授退休以葆其所存  
又未嘗離世絕俗矯亢以為高所謂游方之外而履  
其道之中者歟銘曰

維昔至人幹道樞啟陽闔陰晴厥居道不綠督人朱  
愚出此入彼顛竒涂先生冲氣以為車夷庚安驅辭  
室迂祝君事師眷欲病歸為父母謀甘腴師親既



終乎治論始用娛日紆前劬巖房左右藥笈書十載  
燕生觀玄初太空雲氣行雙鳧陂山所窆仙之餘

孫高士墓碑銘

孫先生諱景真字久大信之貴溪人曾大父諱清夫  
大父諱朴父諱肺之故宋迪功郎仕江東為節度司  
幹辦官先生豐頤廣額碩幹皙膏居如山凝動如川  
融幼時有善相省撫其頂曰是兒不凡殆非人家所  
能留也孫氏所居曰篠嶺距太上清正一萬壽宮十  
餘里束髮郡學道于宮之崇禧院禮講師張公彥綱  
為師孔老二氏之學若所素習不待刻勵自臻玄微

陳象仲集卷十

十

祖師都錄黃公崇鼎宮主黃公復亨皆器重之  
世祖皇帝既平宋遣使入龍虎山聘嗣漢天師之三  
十六代者嗣天師入覲擇才而賢者從行先生與焉  
及還有

詔開道教于江南四方之為老氏者日集龍虎教所  
逆旅非所安都錄公為築真元宮以館之而主以先  
生先生念是宮亟成非宏遠之規復改作之而增田  
以飯來者大德七年有旨授通真凝妙弘道法師真  
元宮提舉知宮事初講師公欲更卜吉土為壇時以  
顯祝祠厚報本也忠未信而卒先生既盡送終之禮



為作崇禧觀于天冠之山殿堂門廡鐘樓藏室皆高  
廣如志又作祠宇以寧其師度弟子以行其傳給良  
田以舒其用玄教大宗師以聞

天子下璽書護持之至治二年上清宮菑先生發私  
帑作大三門及福地之駐馬亭崇禧院之真元閣皆  
雄麗稱地望天曆元年歸主院事卽院北為屋以居  
人號其堂為隱德畫以先生雖數被寵榮而含光弗  
耀有古者遯世高士之遺風焉至元三年有

旨加教門高士使復主真元宮遂新宮之道紀堂其  
年秋於故宅旁近得池曰榆原顧而喜曰吾其遂首

丘之心乎於是作榆原真館割田若干畝入焉又以  
田益益清宮真元宮崇禧院崇禧觀篠嶺之崇賢館  
各若干畝五年五月忽感餘疾卽語弟子曰死生夜  
旦爾不死不生者無夜旦也吾將了吾之有夜旦者  
矣承先廸後則汝曹之事也是月八日蚤作盥漱正  
衣冠夷然而逝年七十又七弟子曾日者李謹修等  
以其年九月壬子奉遣蛻藏於榆原以臨川吳慶熙  
所述道行屬余為碑銘先生莊重而謙冲靜默而絕  
達持已以約遇物以厚名不求聞而名日章財不求  
殖而財恒足凡所作為若無意於其間而諸福之物



皆不踵而自至終日燕坐一室或問之曰公靜乎則  
笑曰有意於靜則非靜矣蓋深有得於其道者居天  
冠最久山之左右雨暘時若五穀豐登草木葱蒨居  
民不知有凶荒之虞而先生又每推其有餘以振助  
之人見其出游往往指之為福仙云嗚呼世有勞心  
神弊體膚窮年規規澤不足以自濡遑及其他哉不  
見用其智力而身與物恒相遭於泰和之困者固盛  
德之所感應亦天厚之福休祥之徵隨所至而著也  
使若人有位於時所及顧不益廣而每厭薄世故高  
蹈物表僅及其所能及者而止耳故君子之於若人

常歎其賦受之美而惜其不為世用而去也雖然鳳  
凰麒麟非以為用於世而貴之也郭極之間有是二  
者必至治之時哉銘曰

湛乎若無思而趣無不通莫乎若無言而教無不從  
休乎若無營而人惟見其成功物與我乎何心本自  
然以為為宗亦造物之與謀鍾其身以善祥故居姑射  
則屢豐稔畏壘則大穰慨若人之邈悠上榆原以相  
望藏衣冠于斯丘庶不忘乎故鄉

故贈曹州尹清河郡伯張公墓碑銘

公諱德字惠卿其先滄州之清池人曾大父昕昕生



寓寓生祐金貞祐間南北受敵寓從保靜軍節度使  
至宿州為軍府吏宋師與保靜軍戰寓死之祐求火  
尸亂兵間藁葬宿之北麓奉母宋氏踰淮避兵我  
國家既翦金兵及淮甸北人與祐同踰淮者數百族  
謀保柵以自固而祐雅為衆推重與衆言曰吾等寡  
弱憑孤柵以抗大軍其勢易破破則無噍類觀時事  
可以知天道矣徒死無益於世乃率衆詣軍門降大  
將幢忽郡王嘉其款欲承制官之使統降民祐拜且  
謝曰所以降者非為求官來不過與衆求活耳且吾  
父死於兵猶寄淺土未敢以身許人郡王愈賢之降

陳衆仲集卷十

十三

民皆賴以安而祐終無久留淮南之心以干戈未戢  
往來曹宋間二十餘年而母亾矣至元丙子天下旣  
定乃卜地宿西百里臨溪縣仁義鄉道佳里泡河之  
陽改葬其父而以母柩焉又樂其邑風土之美因買  
田宅以居年七十九終妣穆氏二子公其長也公質  
直而閩通勤往而急義髫齡從父母轉徙地兵薄淮  
衆倉皇爭舟南渡遺公岸側適族人見之亟援入舟  
幾不脫於兵公由蚤嘗艱危以及長壯世故之接於  
心思者熟矣故於其父羈旅患難以至窀穸田園室  
廬之事能用其智力以佐禪之平生不嗜榮進獨喜



治穡事故貨產益饒然好施予里之窮乏困瘁者皆仰其惠因字之為惠卿又好以善道告人見有不力田者則諄々然戒之曰毋事浮靡為農以具衣食安之道也里子弟皆感其言而從之或深責有過者亦愧服無恚容蓋公之所為孚於人有素矣妻盛氏能以婦道相其夫子男六人思元思明思恭思忠思義思義女二人公每教其子曰吾家三世習法令為吏而嗣止一人汝長當讀儒書不願復為嚮時吏也於是諸子皆業儒而旁通諸家之書思義用薦者仕蒙古翰林院轉應奉翰林文字承務郎

陳眾仲集卷十

十四

朝廷推恩歷封公 歸德府判官飛騎尉盛氏封恭人公以延祐三年三月廿一日卒于家年八十二明年恭人卒年八十一遂命葬于道佳里之兆思義後知沂州追贈公奉議大夫歸德府同知騎都尉夏邑縣于恭人夏邑縣君思敬由司徒掾以至為中書掾兵部工部兩主事積階四品復贈公朝列大夫曹州尹輕車都尉清河郡伯思元復公十五年卒二子緒國子生繼澧州學正思明蚤世一子訥蕭山主簿思忠亦蚤世三子誠讓壽官奉訓大夫思忠得贈歸德府同知騎都尉夏邑縣子思恭四子謹權亨睿思義由



滑州改知汾州卒三子惟忠惟學思敬亦卒  
于官一子貞國子生公之弟輔亦有子五人孫十三  
人嗚呼張氏自滄州來微於一縷之僅續而幾絕也  
乃能蔓延以至於碩茂者所履之厄雖剝所積之善  
亦已厚也夫為軍吏而死國事冒白刃求父尸將毋  
他境而竟卜臨漁之葬活數十百人於必死而不利  
其功是皆善之大者人有一焉天猶報之況其大者  
之又多乎公承世積之委宜坐享其報顧益飭厲勤  
苦以成父志以庇賴其後人又推有餘以振鄉鄰且  
教勉之使皆敦本而善俗也公之為德蓋以其積之

委者愈保聚而克行之張氏之用是以為威也庸有  
既乎公之心其遠矣哉思恭等以郡伯肇封與世之  
起於宿者皆不可不表諸墓道以章示於無窮俾緒  
以狀來徵銘緒與貞皆嘗從余於成均所不得辭也  
乃為之銘曰

張昔大姓世有顯人相時致用始業吏文河北邁兵  
牒譜靡存挾其簡書南遷從軍宿有嘉木厄于斧斤  
其孽既達長柯摩雲宿有原泉出而成堙其流既舒  
貫野沄沄羅曹州公紹德薦勤迺阜木本迺豐泉原  
詩書在堂黍稷在囷曰茲先澤裕爾後昆匪惟家謀



軫其鄉鄰積善之報發于公身伉儷壽考子孫詵詵  
矧其子孫峨冠垂紳遂啟有邦赫奕寵恩噫宿之張  
自公孔殷尚濟厥美毋忘公言洎河之陽土厚且溫  
勒銘佳城以永有聞

陳象仲文集卷第十







